



黄易

作品集

6

◎ 异侠系列 边荒传说

边荒传说

甘肃文化出版社

黃易

◎昇俠系列

邊荒錄
說

〈卷六〉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边荒传说/黄易著, —兰州: 甘肃文化出版社, 2003.3

ISBN7 - 80608 - 778 - 8

I . 边... II . 黄... III 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16881 号

边荒传说

(香港) 黄易 著

责任编辑: 管卫中

封面设计: 斯与刘设计顾问

封面题字: 钱开文

封面插图: Michael Lau

出版发行: 甘肃文化出版社

社址: 兰州市庆阳路 230 号

电话: (0931) 8276014

印刷: 广东省东莞市篁村蚝江印刷厂

开本: 850 毫米×1168 毫米

印张: 88

字数: 1000 千字

印数: 001—10000 套

版次: 200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7 - 80608 - 778 - 8

定价: 200.00 元/套 (20 册)

作者简介

黄易乃新一代科幻和武侠小说作家，自创“玄幻系列”和“异侠系列”，以独特的笔调，深刻的思想，妙想天开的情节，动人的性格意境，深受中港台读者热烈欢迎，俨然带起了一股新品种小说的潮流。虽说其中真正的影响，现时言之仍是过早，但黄易小说却毫无疑问正走在时代的尖端上，以最奇异的笔下世界，以他那种震撼性的方式和风格，进行着对这时代的深省。无论在他超时空的国度里，又或在古老日子里，武道的追求中，他都在寻找人类超越自己的可能性。看他的书，便若跨越了现实和幻想的边防，踏足于一个接一个玄异的梦域里。



邊荒傳說

卷六

第一章 初试啼声

眼前的局面，是刘裕最不愿见到的，一旦公然决裂，双方间再无转寰余地，一切只能凭武力解决。

汉帮现在人多势众，若倾全力来围攻，他和燕飞或可突围逃走，高彦虽身法灵巧却已非常勉强；其它人包括实战经验远远不足的纪千千必无幸免。当然他和燕飞绝不是肯舍友保命的人，最终必是力战而死，全军覆没。

燕飞非常高明，先一步察觉敌人在高处埋伏箭手，故单人匹马去承担挨箭，可是这并不能改变接踵而来的发展，血战终不能免。

在淝水之战前，燕飞对边荒集势力早生出制衡的作用，可以说一天有燕飞坐在边荒集第一楼上层平台喝酒，便没有人敢太过放肆。现在汉帮的祝老大得到江海流腰，再不愿呆守下去，务要去燕飞而后快，那他便可借淝水之战后南方汉人势子转盛的情况，独霸边荒集，凌驾于北方胡人诸势力之上。想到这里，刘裕握上刀柄，决意死战，杀得一个是一个，杀得一双便一双。

燕飞此时心中全无杂念，他感官的灵锐度在刹那间

①

提升至巅峰的状态。

他不但掌握到每一个箭手的位置，每一枝箭射来的角度、速度和力度，还感应到曾被苻坚用作行宫的汉帮总坛内隐藏的敌人，晓得不论自己是否被乱箭射杀，他们均会蜂拥而出，血洗东门大街。

燕飞一声长笑，喝道：“好胆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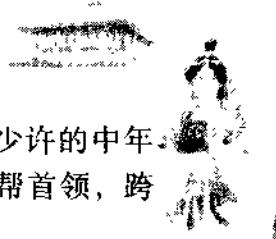
蝶恋花化作绕身疾走般的激电精芒，应被改称为“金丹大法”的奇异真气，遍游全身，由电光石火般高速的意念控制，随念而发。因为阴神阳神已被金丹联结起来，日月合璧，丽天照地，再没有谁主谁副的恼人问题。

剑锋千变万化，但劲道却拿捏得恰到好处的手法，在或挑或拨或卸或移间，把左方射来的箭矢改变方向射往右方高处的敌人，右方的亦礼尚往来，顿变成左右互射的诡奇状况。

庞义、刘裕、高彦、纪千千等全看得目瞪口呆，这刻的燕飞像变成了另外的异物，整个人竟通透明亮起来，似虚似实，如真如幻，那种莫之能测的感觉，肯定是人人未见过，他们再“捉摸”不着燕飞。

功力次于刘裕者，此刻更生出错觉，就像利箭稍触燕飞绕身疾走的“金光”，箭矢便会掉头反射，谁发的箭都要自身承受。

刘裕心中响起燕飞的答复“任遥再次逼上他必死无疑”的豪箭壮语，隐隐想到的是可能就在此一刻，燕飞正开始举步朝“天下第一高手”的宝座拾级登阶，只要



邊
荒
傳
說

卷六

他能在边荒集屹立不倒，宝座便是他的了。

汉帮总坛大门洞开，一位比燕飞尚要高少许的中年大汉，不用说也知是祝老大，领着十多名汉帮首领，跨槛而出。

“叮！”

刚巧有一枝箭碰上燕飞的蝶恋花，竟不是被送往对而高处的敌人，而是似开小差般，溜向中年大汉的胸口，后发先至，反得到最先抵达敌人的殊荣，巧妙至令人难以置信。

祝老大也是了得，喝了声“好”，竟然那么一手往此冷箭抓去，丝毫不避，有如赌徒在赌桌上倾尽所有，博他娘的最大一铺。

祝老大五指紧执着的箭身，竟仍在他掌内火辣辣的滑钻了三寸，差半寸便到达他胸口，正暗松一口气，胸口却如遭雷殛，以他的功力，仍吃不消，往后挫退三步，撞得后面的手下东歪西倒，才终于立定。

东门大街两边高处的箭手，纷纷中箭，倒跌瓦面，但无一是箭中要害，都是臂、腿一类不会致命的地方，让人晓得每一箭均是瞄准而发，只此便没有人肯相信，偏又是眼前的事实。

人侵祝老大经脉的灼热劲气，迅快消退，但在意料之外下，代之而起是一阵奇寒，祝老大终禁受不起，全身打了个冷颤，晓得已因燕飞的见而礼受了不轻的内伤。

“锵！”

剑回鞘内。

燕飞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的，悠然步至脸上再没有半点血色的祝老大前，微笑道：“是战是和？由你祝老大一句话决定。我会撇开一切，单以你老哥为最终目标，不是你死，便是我亡。祝老大认为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吗？”

刘裕等仍在发呆，想不到燕飞厉害至如此程度，不但反守为攻，还完全镇住场面，不负边荒第一剑手之誉。

连一直因害怕而躲在车厢里的小诗，也学她的小姐般，从另一边窗帘探头出来看热闹。

边荒集的荒民们，开始透过门缝窗隙，或从横街小巷探头探脑，目观耳听。

祝老大从台阶上俯视阶下的燕飞，勉强压下伤势，沉声道：“边荒集再非以前的边荒集，燕飞你识相的就登车离开边荒集，永远不回来，否则有一天会后悔莫及。”

燕飞懒懒闲闲的微笑道：“只有一个方法证明边荒集不是以前的边荒集，就是由祝老大你允诺决一死战。”

祝老大感到燕飞的精神和气势正把他锁紧死锁，只要自己一声喊杀，燕飞必尽一切力量追杀自己，自己手上又有多少人也不管用。这个想法令他整条背脊寒渗渗的，忽然间他晓得燕飞再不是以前那个燕飞。以前的燕飞他已惹不起，何况是现在的燕飞？江海流的支持在此一刻是远水救不了近火。

黄
山
奇
景
系
列

祝老大神色转厉，盯着燕飞道：“好！我们走着瞧！”说罢一拂衣袖，掉头返回门内去，众手下连忙紧随，还“砰”的一声关上大门。

一声怪叫，响自高彦之口，只见这小子一个嘴斗翻往燕飞身旁，举臂嚷道：“边荒集还是以前那个边荒集，一切都没有改变。”

五辆骡车停在本是第一楼所在，现在则为一片烧黑布满炭屑残木的空地。燕飞像凭吊被遗忘的古迹般举步走到楼址的中心，转过身来，向立在一旁的高彦、刘裕、纪千千主仆、庞义和他余下的七名伙计兄弟道：“没有第一楼的边荒集根本不成其为边荒集，我们要立即进行重建，继续卖边荒第一名酒雪润香。”

纪千千鼓掌道：“千千全力支持。”

“千千”两字一出，登时惹起在四周远处看热闹的狂悍荒民纷纷议论，只恨纪千千仍是重纱掩面，不教人得睹芳容。

庞义颓然道：“我们八个人曾以两个月的时间四出砍来上等木材，又以一个月时间送到这里来，却一股脑儿给祝老大没收了去，我想据理力争，还给祝老大扫出门来，毒打一顿。”

高彦接口道：“幸好尚剩下五辆运送木材的骡车，郑雄他们迫于生计，遂把骡车改装为客货车，在城北拓跋鲜卑族的势力保护下，开了个骡车店，讨点生活。祝老大顾忌拓跋族，尚未敢过分干涉。”

燕飞从容道：“再等三个月太久哩！我没有这个耐性，我会教祝老大把抢去的木材呕出来。”

刘裕摇头道：“若祝老大再次屈服，他的龙头老大亦不用当了，我们等若迫祝老大立即开战。”

燕飞摊手道：“尚有更好的方法吗？”

纪千千柔声道：“千千有个提议。”

众人讶然朝她瞧去，均想不到还有什么好法宝。

纪千千轻笑道：“千千是第一楼的外交大臣嘛，眼下当然要由我出马，让早被燕公千吓破胆的祝老大有下台阶的机会。他可以说是给面子千千的爹，而不是怕了你燕飞。”

小诗一颤道：“小姐！”纪千千拍拍小诗肩头，安慰道：“不用害怕，别忘记你小姐亦懂舞刀弄剑。”

刘裕挨着骡车，拍腿道：“此着妙绝，且一定行得通。因为若千千有什么三长两短，祝老大肯定做不成人。”

高彦忧心忡忡的道：“若祝老大把千千软禁，我们又如何是好？”

燕飞沉吟道：“若不想大流血，此确为可行之计，给个天祝老大作胆，他也不敢待慢玄帅的妹子，而玄帅现在已成最能左右边荒集存亡的人。我们的千千小姐正好开始发挥她的神道。”

纪千千喜孜孜的道：“‘我们的千千小姐’！说得真动听，千千现在立即去见祝老大，先正式没贴拜门，这方面你们该比我在行。”

高彥義不容辭的道：“千千請立即修書一封，讓我送往漢幫。”

紀千千着小詩取來文房四寶，神情興奮道：“今次確是不虛此行，我還有一個小提議。”

龐義不但佩服她的胆識才智，更感激她肯纡尊降貴的去見祝老大，聞言欣然道：“只要是千千小姐的提議，我們定會盡力辦到。”

紀千千指着樓址後面的荒園，道：“我們就在那裡扎營暫居如何，正可以日以繼夜的進行重建工作。”

高彥搶在龐義之前答應道：“這個容易，我們立即去張羅篷帳，包保又大又舒服。”

劉裕心中愈來愈明白，紀千千到邊荒集來，是不想重過在建康時養尊處優的日子，盡情嘗試新的生活方式，即使捱苦亦在所不計，希望她不是借折磨自己用以忘情吧！

燕飛一陣長笑，油然朝藏酒窖的方向舉步，道：“千千想立營便立營，不過却休想我奉陪。哈！藏酒之窖是吾家，天下間還有比睡在裝滿雪洞香的酒杯間更寫意嗎？”

燕飛坐在酒窖入口石階處，享受着品嘗美酒的寫意和滋味，龐義于他左方坐下，欣然道：“幸好你回來了，否則我真的不知如何在邊荒集混下去？”

燕飛順口問道：“你究竟弄什麼鬼？砍菜刀怎會留在樹干上的？”龐義露出猶有余悸的神情，道：“當時我

们遇上一群小贼，匆忙逃生，混乱间掷刀却敌，幸好跑得快，逃过大难。”

燕飞捧起酒杯再喝一口，心中感触丛生，若不是庞义掷不中敌人而掷中大树的砍菜刀，他当不会进入荒村，更不会遇上任遥，致有吞下“丹劫”的事情发生，竟因祸得福，似是冥冥之中，确有运数遇合的存在。

庞义道：“现在刘裕已陪千千小姐和小诗到城北向胡人逃购营帐，高彦向祝老大为千千小姐投拜帖，其它兄弟则忙于卸货，把千千的大箱子送到后院去，忽然间边荒集又再充满生机和乐趣，老哥我真的很感激你，希望祝老大识相点，大家和平共处，让一切回复旧观，怎都胜过不停拚个你死我活的。”

燕飞倚着石壁，闭上双目，轻吁一口气道：“淝水之战前和之后是两个不同的时势，一切要重新定位，更必须重新寻找诸势力间新的平衡点。而边荒集已成天下列强必争之地，混乱复杂的变化可以想见。我们回来是要建立边荒集的新秩序，你要有心理上的准备。”

庞义笑道：“只要有你燕飞坐镇，对我来说便一切太平。不知是否习惯了这里的生活，到别处去总觉不惯，天下还有哪一个地方比这里更热闹的？南北货物应有尽有，但若由一帮独大，垄断一切，边荒集将失去它独有的特色。”

燕飞道：“现在形势如何？”

庞义道：“由于对苻坚屠杀和奴役荒人的仇恨，氐帮已给驱逐，现在势力最大的胡人是鲜卑族和羌族，鲜

卑族又分作两帮，一为由拓跋族的夏侯亭率领的飞马会，一为以慕容战为首的北骑联；再加上汉帮，四大势力瓜分了边荒集，其它较次的匈奴帮和羯帮只能依附他们而生存。”

燕飞睁开虎目，沉声道：“那道拦河铁索究竟是什么一回事？”

庞义苦笑道：“是祝老大立威的第一步，把码头划分为南北两部分，现在汉人势盛，胡人惟有忍气吞声，不过胡人一向好勇斗狠，早晚会出现事。”

稍顿续道：“东门大街已成祝老大的地盘，谁都不敢插足到这区域来。前天祝老大下令东区所有人均要向他纳地租，由下月初一起始逢月头缴银，在边荒集尚是首次有人敢如此斗胆，可知祝老大是如何横行霸道。”

燕飞哑然笑道：“此着棋祝老大走错哩！到边荒集来的人，正是要逃避苛政重税，而他却蠢得把这一套搬到边荒集来，肯定是自取灭亡。他的事暂且撇到一旁，你须多少天完成重建的工作，我很怀念以前那张私家桌。”

庞义道：“即使你这懒鬼肯帮手帮脚，再加上刘裕和高小子，没有两、三个月休想完工。”

燕飞摇头道：“太久哩！我们须在一个月内建起新的第一楼，横竖千千财力充裕，多请些人不成吗？”

庞义颓然道：“你燕飞不怕祝老大，别人可怕得要命。你不是曾在码头雇挑夫骡车，结果如何？最怕是祝老大不准商铺和我们作买卖，诸胡又怕买不到由祝老大

控制来自南方的粮货而不予我们方便，我们便会被完全孤立。”

燕飞头痛道：“照你这么说，即便第一楼重开，也没有人敢来光顾。”

庞义苦笑道：“事实如此，我看最后仍是要仗武力来解决，看谁的刀子够狠够快。”

燕飞摇头道：“敌众我寡，怎行得通？”

庞义道：“哪第一楼不建也罢，颍水南道的控制权操纵在祝老大手上，所谓巧妇难为无米炊，重建后的第一楼只是个空壳子，或可供神仙来吸风饮露。”

燕飞笑道：“不要气馁，万事起头难。告诉我，你怕祝老大吗？”

庞义道：“有你燕飞在，我怕祝老大个娘！”

燕飞拍腿道：“就是如此！我可以把向你提供的保护扩大至所有肯与我们做交易的人，就由招聘建楼的壮工开始。”

接而欣然笑道：“告诉我，祝老大除他的汉帮总坛外，尚有什么直接经营的生意？”

庞义道：“主要是两个赌场和一间钱庄，都是最赚钱的生意，不准别人染指。”

燕飞好整以暇的道：“祝老大向我们施下马威不成，现在好应轮到我们向他施下马威啦。”

庞义骇然道：“你是要去踢场吗？”

燕飞胸有成竹的微笑道：“踢场确是踢场，不过踢场也分很多种。祝老大既打开大门做生意，便不得不讲

江湖规矩，我先弄得他两间赌场关门大吉，再向他的贼钱庄下手。我要兵不血刃的让祝老大投降屈服，恢复边荒集无拘无束的好日子。”

庞义担心道：“我不知你有什么绝活如此了得？不过祝老大是不会坐以待毙的人，我肯定他会向江海流哭诉，着他派出高手来收拾你，最后仍要看谁的拳头够硬？”

燕飞道：“以一来一回计算，待到江海流派人来援，该是十天之后的事，有这十天时间，足够我们把形势扭转过来。你什么事也不用理会，只须尽快进行重建。其它的事交给我和刘裕负责。不要低估刘裕，此人是大将之材，得到谢玄全力支持，必要时可调一支水师来镇守边荒集，明白吗？”

庞义燃起新的希望，立即精神起来，“谢玄”两字比什么更管用。

燕飞缓缓闭上眼睛，道：“老子现在酒意上涌，要好好睡他奶奶的一觉，勿要吵我。唉！终于回家哩！相信我，明天一切都不同啦！”

第二章 野火晚宴

苗
女
·
甘
使
系
叔

燕飞睁开虎目，发觉自己仍揽着酒杯，坐在石阶挨着阶壁，纪千千没有掩盖的绝世娇容，如喜如痴，出现眼前。这位名著天下的美女像示范表演建康时尚仕女装扮般，换上另一身便服褂裙，俏脸薄施脂粉，美得令人不敢直视。可是她却似全不顾整洁与仪态般，就那么坐到高一级的石阶处，指指燕飞怀内的酒杯，轻轻道：“给千千喝一口雪涧香好吗？人家尚未尝过滋味呢？”

燕飞反觉得纪千千放纵的时刻，是她最动人的时刻，闻言不由心中一荡，别头瞥一眼整容藏着以百计装满雪涧香的酒杯，心忖放着这么多选择，为何偏要选自己喝过的一杯。他一向洒脱而不拘小节，单手钩着瓶颈，提起酒杯，送到她面前，另一手拔开塞子。

纪千千双眸闪亮，小鼻微皱，轻呼道：“真香！”双手捧杯，举杯齐眉，凑上香唇，“口骨哪”的喝了一大口，接着把杯子放到膝上，闭上美目，叹道：“边荒集真好！”

燕飞哑然失笑道：“你喝的是雪涧香，而非边荒集。”心中却在想，纪千千等若间接亲了他一口。

纪千千俏脸抹过一阵霞彩，有点不胜酒力地白他一眼，又把酒杯送回燕飞手上，看着他连喝两口酒，喜不自胜的道：“有分别吗？庞大哥说只有边荒集十多里外白云山的仙洞神泉，方可酿制出雪涧香，其它地方的泉水都不成，这叫人杰地灵，是边荒独有的，人多的地方便没有不受骚扰的纯净清泉。”

燕飞仰望出口外的夜空，道：“我睡了多久？现在是什么时候？”

纪千千欣然道：“睡得是福，现在是入黑后半个时辰。我们不但已竖起八座营帐，还向拓跋族购得新鲜羊腿，高公子他们正准备篝火，并着千千来邀请燕公子参加到边荒集后第一个烤羊宴呢。嘻！你挫折祝老大的事传遍整个边荒集，我们到哪处去都有大批人跟着指指点点！很好玩哩！”

燕飞呆看她好半晌，到纪千千不解地现出询问的目光，方解释道：“若在未见千千前，有人向我说纪千千像我现在亲眼见到的如此这般模样，我肯定不会相信。”

纪千千娇媚地横他一眼，呼一口大气，缓缓道：“离开建康，我像把生命重新掌握在自己手里，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做自己喜欢的事。建康活如一个无形的大囚牢，枷锁是名门望族的流风陋习，上至帝王将相，下至商贩豪强，均不能免。所以人家要逃出来哩！还要逃到他们最不屑一顾的荒野地方。街上人人说粗话，看我们女儿家的目光更直接大胆，小诗便接受不来，不过什么事日子过久了是会习惯的，小诗很快将会发觉边荒集的